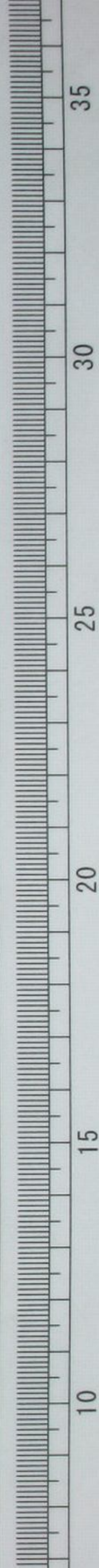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655
1



古樂府孔雀東南飛不知何人所作凡三百五十有七句古今第一首長詩其妙殆神工矣蓋格局端嚴風調圓轉虛實互用整散錯出昂之相生多之益辨頓挫起伏變化不測波瀾開闔神脈掣動使讀者疊之而不厭學者作敘事詞尤所當鑽仰也宜乎譚藝者流与

羽林郎陌上桑並稱爲二詩見于諸選
短篇易解童蒙皆能誦習獨至於足
篇率徒耳其名而終未得目之或偶得
而讀之亦唯古詞之難曉也如魏文侯
之聽古樂不欠伸而心者幾希卽勉
強卒業猶之弗讀耳嗟呼至味不合
衆口大聲不入里耳可勝惜也哉余特爲

表章之擇集諸家評釋折衷以析其
義逐段分疏句栴字比務使讀者了然
心目真盤根錯節皆迎刃而解亦是一片
老婆心所謂取荔枝剝殼去核要其肯
一噬也夫學者繇斯視庶乎當手舞
足蹈迺與羽林郎陌上桑並玩之而以取
法焉則其於學古詩未必無裨益也

抑斯篇情事酸慘令人氣塞作數日惡
便須用木蘭詩爽然灑雪精神千古
風流孃子軍勇義之壯懦夫有立志
真女中賢豪矣因六注以附之非但其
敘事之相類也天明戊申冬至除夜伊
勢津阪孝綽題 越後卷大任退書

古詩大觀上卷

一松文庫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

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

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

之而為此辭也建安漢獻帝曆蹄廬江郡

為廬州府直隸南京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此二句一篇帽子比

南中一名越鳥文毛華麗金翠晃耀因又號文禽東南飛謂東與南分飛也李于鱗以為雙飛也蘓武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又豔歌何

嘗行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方十五里一顧六里
 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顧六里
 一徘徊皆與此也
 同惜別之切也
 女工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
 得手及其聲坎坎以應節故名坎侯後世訛為箜
 篌及其制似瑟而小體曲而長其絃有七抱於胸
 前用木撥彈之蓋琵琶之類也誦詩書養德也
 有技藝有學德女中賢人君子好速○四句稱
 揚此女便是此女口中語離騷所云紛吾既有
 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之意蓋父母愛我教
 育無所不至意謂以此脩能之意蓋父母愛我教
 是為之子者體父母之心不敢忽其教育之恩
 奉以周旋唯懼失墜是蘭芝之志也
 讀者徒以為自贊負良工苦心之志也
 十七為君
 婦心中常苦悲
 鍾伯敬云後句即說其所以苦悲

語一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
 節正義云節猶分也守節者守已分不敢失也
 此言君既出身仕府守當官之節不為夫婦之
 情所移也鍾云全詩大本領節情一字賤妻留空
 字連說妙從來節字皆生於情一字賤妻留空
 房相見常日稀
 夫希唯休澣之日聊得晤語耳夫徒守空房抑
 何所樂衾枕之間淚痕恒溼况更遭戚姑虐使
 子鷄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
 勞亦甚矣
 三日斷
 五匹大人故嫌遲
 布帛二匹為一端二匹為二匹三匹為三匹
 極言之耳大人作丈非大人謂親也古者稱父
 母伯叔通曰大人漢書疏受謂其叔廣曰從大
 人議後漢書范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
 忍之恩是也陳胤倩云雞鳴織何早夜不息何

古詩八見

卷一

二

1655-1

遲三日五匹何速非為織成遲君家婦難為言
 甚言無可出理
 君家婦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常不在且夕
 甚難也
 苦懷何堪之徒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公
 留此家其將奚為
 舅姑也及時謂不俟後日也鍾云此語不應自
 家先說起自處亦未盡善陳云大抵此女性真
 摯然亦剛唯性剛始能輕生遣歸乃其自謂不
 堪姑之凌虐耳○已上八句新婦謂府吏語
 自明聰慧自述勤勞以鳴下不得置于母
 之冤其實非求去者要夫取處置也
 府吏得聞
 之堂上啓阿母以得字輕看阿音過發語之辭凡
 親之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相益福也相即人
 稱也
 小吏劣相無奈何也先叙苦懷自鄙
 之詞因述幸得佳婦之喜許多曲折
 結髮同枕

席黃泉共為友
 夫結髮始成人也蕪武詩結髮為
 時即為夫婦後人因謂仇儼曰結髮然李廣傳
 自結髮與匈奴戰王粲詩結髮事明君不必限
 夫妻也後世昏禮取夫與婦髮合而結之謂之
 結髮之禮程伊川論其非義欲訂正之而至今
 未革愚俗可笑耳黃泉共為友謂同穴之契左
 傳不革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云天玄地黃泉在
 地下故言黃泉共事三二年見得新婦始爾未為
 泉指葬穴也
 久借老同穴之契何意三女行無偏斜何意致
 不厚言新婦行迹端正不邪何意老母恩薄婦
 之言哀哉府吏之癡也○已上十句府吏詰母
 為婦訴冤鍾云府吏於此絕處分是一朴直
 無委曲之人朴直人却自阿母謂府吏何乃太
 情深其妻所以為之死也
 古詩八見
 三

區區其區區謂不豁達也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

由言驕傲不順也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言韻不

孝之婦汝東家有賢女特稱曰賢女與無禮節

何得愛之東家必稱東家孟子美者莫如臣東家之

言女子之事必稱東家孟子美者莫如臣東家之

處子宋玉好色賦臣里之美者莫如臣東家之

法云是字自名為羅敷秦羅敷於羅敷也古今注自名

女子秦氏名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仁妻仁後為

因招飲欲奪馬羅敷善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

以自明馬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

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

青絲為籠係掛枝為籠鈎頭上倭墮髻耳中明

月珠網綺為下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

擔持鬢髮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

不秦氏有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

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馬

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使君

盈公府步丹府中趨座中數千人皆言夫婿

可直千餘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

絕妙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薄言往愬逢彼之

古詩八見

四

頑罵蓋阿母因兒言婦好而愈益激怒於是遣
 歸之心決而遣歸之言吐矣嗟呼府吏柴硬人
 不善於調處惜夫明人吳曾有言曰止罵所以
 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善哉其言之也蓋人怒彼
 不是我我却以為是何異燎之方盛又投膏以熾
 之反益其頑激禍必甚俗所謂勗負祗貽債者
 東坡出獄見張安道上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
 書所以吐舌色動也
 母韻重譚友夏云入伏惟字今若遣此婦終老
 不復取更娶他女也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
 搥擊也何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言汝向阿
 等惡摸樣我意而欲留婦母無所畏
 憚敢忤我意而欲留婦母無所畏
 耶陵厲至此其復奚言吾已失恩義
 會不相從許婦會訓必言吾決不從許汝意而留

絕長跪伏惟口吻嚴然槌床大怒形勢如觀兒
 已上二十二句遣歸之勢無可挽回惡母痴兒
 賢婦阮府吏默無聲情狀再拜還入戶辭母堂
 運哀哉府吏默無聲可憐再拜還入戶辭母堂
 入婦人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韻重咽吞聲而
 房也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韻重咽吞聲而
 哭也不能語者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重後
 氣結口噤也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重後
 漢以來呼妻稱卿此言我逼迫也卿但暫還家
 卿出之獨奈為阿母所逼也卿但暫還家
 吾今且報府衙期迫不得復止也蓋吏事鞅掌上
 之不久當歸還必相迎取言在府非謂報遣婦
 事不再迎汝也鍾云還婦迎取事亦有之
 必再迎汝也鍾云還婦迎取事亦有之
 然是機警人所為府吏木彊豈能辨此
 心意慎勿違吾語韻再重已上十辭新婦謂府
 句府吏重已上十辭新婦謂府

吏勿復重紛紛言不須多言也蓋其往昔初陽

歲謝家來貴門初陽春也奉事循公姥進止敢

自專猶言舉措也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息作

謂動作休息然息字帶言耳如多少緩急之類

伶俜猶言冷落也縈縈繞也蓋其在家時彈箏

篴誦詩書風流娛樂及為焦家婦鳴上機夜

分乃休虐使日甚不堪辛苦何其伶俜至此

哉可憐也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謂可報公姥

之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韻重蓋新婦盡心

勤無所不至而猶爾呵罵不能得驩心遂被驅

遣而去其無由重還也必矣乃府吏迎新婦取之言

又何足下下心意乎陳云此處言相迎甚有理妾有

不信下文車中言相迎新婦始信甚有理

繡腰襦歲時自生光襦近身短衣歲時盛貌蓋

也紅羅複斗帳四角岳香囊夾複帳冬夜圍卧床

以禦寒氣也釋名小帳曰斗帳形如覆斗四角

四隅也按鄴中記石虎御床方丈冬月施熟錦

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頂上安金

蓮花中懸金薄織成香囊春秋但錦帳表以五

色蓋亦為夾帳夏用最壯麗之品故特舉之觀箱簾

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箱簾箱上流蘇也蓋亦

嫁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來種類也嫁時齋

百服玩皆在其中也陳云妾有物色陸離使覽

古詩八見

卷一

六

後人後人謂繼配蓋言身既已見棄則其物亦

留待作遺施言留遺於後人也於今無會因會

再會因緣言今日別去也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

何時復會恐無因緣也譚云後人在何處先設出

忘為一段遺留情事忙裏偷閒心緒無賴府吏死

心亦在於此○已上二十六句新婦答辭說復

歸之事難必其舉嫁衣裳說得有波瀾鍾云好

精細為安慰用不迎後人諷切語極似

時時為安慰用不迎後人諷切語極似

外欲曙陳云間馬嘶遙相映帶末

見得前段是日牛馬嘶遙相映帶末

盛妝也令人愈惜不忍出之意

衣事四五通言繡袂裙及下四句所稱物件

故曰事事凡裝奩所齋今身所著

之外皆別有副各具四五套也

頭上玳瑁光韻重絲履也玳瑁若流紈素

言腰束素帛耳著明月璫耳環也

甚流動也耳著明月璫耳環也

故莊子明月稱之彼邦之俗女子必帶耳環以爲

飾莊子明月稱之彼邦之俗女子必帶耳環以爲

自然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削葱根喻手

朱丹如朱丹之紅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也朱或作珠誤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句寫纖纖謂綽態纖弱若不勝衣也

事一一般以此上堂謝阿母是未更世故

徑抑亦一吐悲憤如見陳云足下四句皆寫人行

服飾腰若一句獨寫容貌法變語亦甚活紈素亦

服飾耳而腰若流之便畫出輕躬洋洋衣與翩

幡所謂活也凡填綴華麗語須活排比語須變
 方不癡重如此四句足下頭上對而頭上句用
 一光字耳著句與足下句差類而以配腰若句
 四句乃無一語相似如此長篇偏能細細著意
 今妙上堂拜阿母作謝一阿母怒不止聽其去也
 至此
 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言家本微小生長田野
 自愧鄙也本自無教訓兼媿貴家子爺孃無家訓
 也謙辭多僻錯愧為貴家子婦受母錢帛多不堪
 母驅使給阿母受也新婦未管家政諸事費用仰
 多受特婉詞而謝之也鍾云對俗惡料媪語極
 像妙妙不堪母驅使言已謝劣不勝其任也
 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念我今決絕而去顧

勞家事也夫吾身不閑遑恤我後乃猶爾殷勤
 謝其虧孝道若不忍出去者蓋為重歸作地死
 中求活也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韻重夫之姊
 手段子喻美人之淚言落淚滴滴如珠新婦初來
 之連也李白泣盡日南珠從此化出
 時小姑始扶牀而倚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
 長如我長極言其長之速耳非必言與我此肩
 或以為露滲漏陋甚詞人用字不拘分寸自
 是傳神妙境如李白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
 髮三千丈亦可例看
 將將訓率扶持相率也勸其孝順立言有則較
 李白去婦詞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醞藉
 何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韻重初七下九應
 如採蘭雜志云九為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為上
 九初九日為中九十九日為下九每九下九置

古詩不見 卷一 八

酒為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
 成故女子于是夜為歲鈞諸戲以待月明至有
 忘寐而達曙者此即邦俗所謂待月會者也初
 七蓋上七日亦應下九之類耳陳云與小姑別
 纏綿不捨悲愴淋漓與阿母怒不止反照知獨
 阿母難事益言息日遊戲之興須感舊而思我
 也自是女出門登車去淚落百餘行至是不復
 即口中語出門登車去淚落百餘行禁當淚迸
 如雨也○已上二十句上半敘拜母告別婉而
 成章妙不容口下半敘與小姑惜別悲愴之中
 復極溫厚風人之旨尤微婉矣末稍二句併總
 收之餘哀悠悠可會作法譚云入別小姑一段
 人畧我詳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赴府為婦
 樂府妙手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赴府為婦
 駐馬候前途欲迎車會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
 語也何其情之重耶

口隱隱車聲也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韻三重附
 情抑亦熱甚殆不識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
 去暫相別而已吾今且赴府單句○此篇間有
 是古文選詩亦有後學不可倣也唯不久當還歸
 誓天不相負府吏絕○已上十一句新婦謂府吏
 感君區區懷始信深感其情冀見迎歸於此君
 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容也望君來言期望其
 迎歸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共喻結志之固
 也宋昌傳漢所謂磐石之宗也註云磐固也漢書
 堅固如盤踞之大石不可拔也蒲葦譬其柔從
 荀子君子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蒲葦韌如絲
 註云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蒲葦韌如絲

盤石無轉移韻重多作韻重音刃說文柔而固也諸本

堅守無變也要兩情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

謂其父兄只是兄父字帶言耳如雷恐不任我意

逆以煎我懷韻重恐悟逆我意數語已伏死根

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猶勞謂慰勞也陳云無此

二語文情不可已此虛處馬神也○已上十四

句敘新婦答辭而未二句併前段總提之大有

音力餘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以嚴目龍鍾與

相及光景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驚韻重拊掌十三

儀韻重複述起處畧換數字言十七遣汝嫁謂

言無誓違誓謂夫契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再韻

重蓋習技養德如上所述如是而嫁人則安蘭

適而不愛我乃今何故相失被出而歸也

芝慚阿母名蘭單句兒實無罪過此時實無可一語

阿母大悲摧語絕悲摧中心悲甚而胸欲摧也

蘭芝還家阿母詰責其罪蘭芝慚愧畧述還家

苦哀於是母子相抱而泣情狀宛然如睹還家

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也鍾重令蓋本縣令云有

第三郎窈窕世無雙韻重郎為少年美稱因稱

○誇獎其為佳壻以挑撥之也男子言窈窕亦奇

句郎雙通押其他漢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唐樂府證不勝數矣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去者

便言善於言語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此去者

而適彼也應之應其求婚阿女含淚答蘭芝初

還時一作還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丁寧附

也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今情義恩情義而改適

如負彼誓何也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韻重

此事指改適也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信謂

使人益信者本符驗之別名行者執以為信東

漢以後遂為使人之稱猶之謂執兵之人為兵

後世因又有書信音信之名也斷來信謂謝絕

媒人也更謂之欲通信於府吏再訂其事也

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韻重

入未久而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合猶諧也

近還家也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韻重

老媪聲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韻重

態在眼目寫得含蓄不便許姑稍俟耳

欲許三句敘縣令求婚阿母勸嫁蘭芝陳情阿

母辭婚數詞從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韻重

畧讓次段也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韻重

訓繼張蔭嘉云言太守俄復遣縣丞重來說親

也而口氣則似蒙上縣令遣謀句來勿混按太

守即廬江太守也還謂回心益縣令之所不能

得太守乃藉貴勢欲善其辭命以請而令其回

心相從也一說還訓又言請之再也譚云此處

動色蘭芝傷心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

疑是劉家之訛承籍猶云奕世宦仕宦官人

益言其家雖今為庶民亦嘗世有仕宦者也

稱其門地不卑勿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

謂嬌俏俊逸也張云說有遣丞為媒人主簿通

語言丞簿並郡守屬官直說太守家有此令

郎君重韻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韻再重此四

太守之言結大義謂婚姻阿母謝媒人單女子

先有誓老姥既敢言韻重阿母推故辭婚言女

言此誓約固守不再嫁向者縣令求婚既敢阿兄

得聞之悵然心中煩悵然嘆惜貌益狼心視勢

次對答兩次白謝媒人具見此女志堅阿母愛

深突入阿兄心煩如出意外亦因先伏性行暴

如雷章法妙故此處不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

辭費僅五字中神情畢露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

不量為左計責之也天地足以榮汝身否泰易

韻再重二語否泰如天地足以及榮汝身否泰易

無耻聽不得此借用字面猶言禍福也如天地

言其懸隔也蓋言與府吏離昏乃為太守子婦

所謂否極而泰禍轉為福者一賤一貴天地懸

隔其榮耀汝身慶幸莫大焉何為區區守株而

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義郎體殆不可曉恐

謂氣義兒郎體姿容也蓋稱其為才貌兼備好

漢子也往一作住誤也欲何云將何說也言不

肯嫁太守郎君而徒守府吏之約如不遂所圖

則汝將何說也陳云義郎字反形府吏不義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韻再重不阿作一語

雷非言可回也仰頭二字最有一態蓋低頭聽畢

沈思良久中腸九迴竟定一死乃仰頭詭對不

敢違拗也詩筆着意如只此精細可以泣

鬼神矣鍾云對愚橫人只得如此打發謝家事

夫婿中道還兄門韻三重婿多作反處分適兄

意那得自任專兄韻重陳云中道還兄命女子依人

不能自主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彼也會必

良可悲也陳云此女不特性剛用亦甚深見阿兄逼

也陳情知不可挽回故更不作謝却語至下文移

引裁衣亦更不防我作能曲曲不疑始得斷然

或反不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媾登亦即登時

解耳

後漢以來多用和去聲水經臨水求渡船人不

和之註和猶許也媾同姻譚云聰明轉變得妙

鍾云語大有權術○已上三十六句叙郡守遣

屬官求婚阿兄眩勢利而逼嫁蘭芝懼其暴如

雷不許之也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床謂所坐

爾爾並應承之辭其重言之者媒人忻躍之還

甚也爾或作爛江南呼為媾然此非其義還

部白府君單句還部還其衙署也府君太守之

國志孫堅襲荊州刺史王叡見堅驚曰兵自

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歆

為太守葛中迎策策謂歆曰府下官奉使命言

古詩大見

卷一

十三

不得稱臣止稱下官事在沉約書
府君得聞之

心中大喜歡一作歡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

六合吉星名此月晦星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

婚韻重言去女家講成婚姻也○已上十三

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太守遣人分馳四方

龍子播雀通稱鳥青雀蓋青翰舟舟頭刺畫鷁

四角隅也龍子播畫龍彩播也鄴中記斗帳

交相傳語急速裝束行聘諸太守遣人分馳四方

車鑲金飾車玉作躑躅青驄馬流蕪金鏤鞍躑躅

猶變蝶也馬青白雜毛曰驄蓋白點斑斑毛色

尤美者也流蕪所謂華曼結者親迎車馬用此

為飾也通鑑晉紀註流蕪盤線繪績之毳錯其

色絲為之同心而下垂者也蕪猶鬚又散貌其

流蕪摯虞決疑要註凡下垂為蕪齋錢三百萬

皆用青絲穿貫納錢為觀美也雜綵三百匹種種

綵帛齋去下交廣市鮭珍廣一作臨海魚蝦滿市鮭音

鞋吳人謂魚菜總稱世說庾杲之清貧食惟

葦菹菴菲生菲任妨戲之曰誰謂庾郎貧每食

鮭菜常有二十七種鮭珍蓋奇珍之魚菜也從

太守張具欲極豐美遣人遠求名勝之物也

古寺大見

十四

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韻四重鬱鬱盛貌登郡

已上十二句始言太守辨備之急次敘親迎舟

車及馬飾之盛次敘聘禮錢帛及張具之夥終

言衙役奔命之衆郁郁子文哉真造五鳳樓于

凡作古詩此等處偏要詳細學者知之陳云播

寫四角馬風轉車馬金玉馬躑躅錢一寫青絲

穿從人馬鬱鬱語必作致生動又云此一段刻

意鋪張使觀者眩目奪心且富麗如阿母謂阿

此而此女不為易念可見志之堅也

女單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

令事不舉阿母不曉女心而促製嫁衣裳鍾云

駕情態阿女默無聲單句陳云無窮情緒在內

映相手中掩口啼馬語淚落便如瀉女不勝哭肝

人聞哭覺其覓死故手中掩口不敢放聲淚簇

簇下如雨之瀉也通鑑梁敬帝紀注今人盥洗

以布拭手長七八尺謂之移我琉璃榻榻以琉

者出置前牕下強出就明右手持刀尺左手執

綾羅刀謂裁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終日縫

六句排比生動又云寫此女慧心故即辨嫁衣

如稍作不欲狀便加意防我恐不得死矣然逗

默無聲三句音暗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晻晻音暗

無光也蓋今日既暮明朝嫁期愁心煎迫何以

堪之於是偷出孤立門外望夫泣哭也鍾云寫

得難堪○已上十六句敘阿母催作嫁衣府吏

在衙署聞此變而大驚因乞未至二三里摧藏

馬悲哀嘉府吏聞變馳歸馬亦感而悲鳴也張蔭

也然琴操王昭君怨詩離宮曠絕身體摧藏阮

籍詩適逢高風起羽翼自摧藏劉琨扶風歌慷

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孫談琵琶賦抑揚按捺

推搦摧藏唐太宗琵琶詩摧藏千里態掩抑幾

重悲此皆不可以斷腸解且用平韻張說非是

文選扶風歌註呂向曰摧藏憂傷也然此曰摧

藏馬悲哀若訓憂傷語意重複文體明辨扶風

歌註以為因處貌亦就其句解之已以解他詩

則不通矣余因竊謂蓋因蹈之貌藏猶新婦識

沈也揚之義姑述管見更俟宏識

馬聲躡履相逢迎為婦日不淺故識其悵然遙

相望知是故人來重韻再舉手拍馬鞍極嗟嘆使

心傷通府吏躍馬馳歸蘭芝恰已出迎蓋兩情感

能遽一語摹寫入神筆端欲舞陳云死生契闊在

此際一面故于未面之先寫兩情感通累累多在

語此不見而聲已識精誠會合真有金石可通天

地不隔者神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韻果不

如先願神脈掣動何等針線又非君所詳言出

意外也蓋府吏初不相負而女家強逼嫁相我

迎之約不可復遂人事不可量卒至于此也

有親父兄逼迫兼父母韻三重言為兄所逼母

耳漢魏六朝詩選文體明辨作也以我應他人君

我有親父兄逼迫兼父兄誤也以我應他人君

還何所望言事既如是君將奈何也未遽府吏

謂新婦賀卿得高遷謂得高門而遷徙磐石方

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韌便作旦夕間石盤

蒲葦即用蘭芝語翻弄之卒千年言生生世世誓守其約也一時韌言所謂蒲葦韌如絲徒一

時聊爾耳何能久而不絕也蓋卿當日勝貴吾

獨向黃泉日勝貴日勝一日而貴也向黃泉謂

云府吏語亦大惡反詰數語此時人情必有之論映前作章法妙又云凡長篇不可不頻頻照

應不則散漫篇中如十三織素云云吾今赴府云云盤石蒲葦云云及鷄鳴之於牛馬嘶前後

默無聲皆非照應法密然用之渾然初新婦謂

府吏何意出此言重韻三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

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直韻四重蘭芝至此

魂魄相隨何敢更登他門君執手分道去各各

示必踐其言勿使我獨死也也

還家門韻五重執手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

寫得慷慨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念念誦也

與之與世間辭世間所傳說千萬丁寧反復之辭言雖千萬挽回不可復保全也陳云四語結

上起下亦是文情不可已故於虛處寫神與勞

蘭芝趨迎叩馬畧述別後苦節府吏不察其心

生人已下四句因感慨入議論為世人垂戒馬

何等筆力何等手段讀長詩須知關紐處此是

處也關紐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

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悽慘景象點綴得妙

時物類皆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蓋兩人一片精誠天

計勿復怨鬼神良真言將死而冥冥也故作不良之計也

蓋言兒先死令母老而無子其感如何哉然其

不容已者母實為之是自作之孽勿復怨天尤

久也埋怨之辭頗露圭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

直言阿母無恙長生自愛也直謂不偃僕也一

似溫而冷怨甚陳云府吏情節良亦苦矣彼以

死償則此不得無以死報耳若使此時母即悔

而迎女猶可兩俱無死也然度母終不肯迎女

冥四語明言之矣今日風寒命如山阿母得聞

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覺而防我也

之零淚應聲落嗟其泣矣汝是大家子

出野里府吏母則曰汝是大家子詳女歸十餘

日而便許它人則其為小家可知所以事不諧

本在于仕宦於臺閣言為朝廷貴官後漢仲長

斯乎置三公事歸臺閣註臺閣謂尚書也裴松之三

國志註引魏畧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

閣一也蓋漢魏以來稱臺慎勿為婦死貴賤情

閣者皆指政府而言也何薄情蓋太守貴屬吏賤棄此而趨彼何其薄

守豈足道哉舞文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

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豔城郭言其豔麗城中

舍娘耳東家閨愛生長城郭故特稱之其都雅也母聞府吏覓死以為不過謂此怨懟

之言未必實耳故漫以求東家女相慰而不及

府吏再拜還句單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

向戶裏漸見愁煎迫空房謂其婦故居作計而

自經也愁煎迫言中腸懊熱苦情切迫也○已

折字字有恨中迷阿母阻死之辭終敘府吏竟

恨可其日牛馬嘶如詩云牛羊下來時節到來

新婦入青廬明日太守迎婦故女家設青廬婦

禮用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

乃止按世說載魏武少時劫人新婚云青廬中

人皆出觀亦此物也菴菴黃昏後寂寂人定時

光暗黹貌黃昏日沒後也人定二更也胡三省

也人定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韻重攬裙脫絲

履舉身赴清池攬猶褰也其衣曳地故褰之也

活如親見之嗚呼太守張具之盛徒作府吏聞

枉費矣明日聞此變其呆然可想已此事心知長別離

也韻重聞此事聞其婦已死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徘徊猶彷徨也顧字最

字與起句東南有意無意勿泥可也抑夫蘭芝

其愚可憫也其罪不可原也○已上十二句敘

夫婦絕命之狀字字有趣尤可玩味鍾云夫婦

相死結局歸重在此
 一段却又畧得妙
 兩家求合葬
 合葬華山傍
 言兩家悔恨後事徒殷勤也
 華山未詳處所西
 岳華山與廬江東西懸絕疑廬
 山然檢地志諸書都無所見他
 處有稱華山者
 亦皆地方迥殊但廬州府城西
 有蓮花山絕頂
 有鑿成石蓮花故名其或謂此
 耶陳云兩家聞
 二人之死倉皇悲慟不勝悔恨
 必有有一番情事
 然再寫則杳拖故直言求合葬
 文勢緊峭乃知
 通篇之縷縷無一閒語也
 前此不寫兩家世
 不重其家世也後此不寫兩家
 倉皇不重其倉
 皇也最無謂語而可以寫神者
 謂之
 可少而不關篇中意者謂
 之
 梧桐塚邊栽樹枝枝相覆蓋
 葉葉相交通
 覆去
 聲墓樹枝葉互相交
 加蓋情感所致也
 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

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

鴛鴦鳥類毛有文彩

古今註鴛鴦鳥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必
 思而死故曰匹鳥吾邦無是物或以鴛鴦當之
 似而非也達五更言終夜哀鳴相呼不已也此
 亦兩人身後感傷遊魂為變者耶于寶搜神記
 戰國時宋康王舍人韓憑取妻而美康王奪之
 欲以為夫人憑妻歌曰燕雀卑棲不樂鳳皇妾
 是庶人不樂宋王憑怨王囚之憑遂自殺妻乃
 陰厲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下左右捉
 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骨賜憑合葬
 王怒弗聽令兩塚相望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
 能使之上旬日大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
 于上又有鳥如鴛鴦鳴雄常棲其樹飛相往來
 交頸悲鳴人以為鴛鴦憑夫婦之精魄歸其木曰
 相思樹塚踈鴛鴦塚云夫世之相隔也半行人
 十餘歲而其事相類若合符節不亦異哉

駐足聽寡婦起彷徨

行人感其怨聲必駐足而聽之寡婦不堪其哀夜起

彷徨也寡婦謂兩家之母也陳云末段淋漓宛轉賦中之亂使人情不堪如此大篇非得淋漓

勢不可住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之情大欲所存牀第愛深山河盟重乃事不諧進退維谷恩義所激竟殞厥軀雖屬死者之愚

實由生者之忍不亦可憫乎故為人父母者其善調停之勿令貞女節婦墮於非命也

十四句兩家合葬植樹園塚精氣所感樹成連埋又有鴛鴦栖焉似是怨魂所化乃其鳴悲哀

令人不忍聞因感慨後人以總結通篇也顧如此長篇至結易失體是詩筆力乃爾陡健一

瀉千里餘波滾滾不知作者胸中吞幾雲夢也抑亦以孔雀起興引鴛鴦結局遙相映作章法

云

通計三百五十七句韻凡二十換有一韻

再三用者或一句用韻或三句用韻或以

短韻介入長韻奇變縱橫不可端倪若後

學傲顰能無受人揶揄柳下惠固可學之

則不可是真善學古人者慎毋借以自文

也

凡讀長詩須知解數語曰能理亂絲始可

讀詩謂明解數也蓋大篇段落必多妙緒

全每段自作提結又段段相聯絡讀者細

心玩之，乃知其妙矣。若囫圇讀去，不分解數，則條理相紊，何以得要領耶？此篇張蔭嘉古詩賞析，分為十一解，說得肯綮實解。人頤因摘錄之，以便讀者併附諸家評說。初學須亦味之。

張蔭嘉曰：古來長詩，此為第一。而讀去不覺其長者，結構嚴密也。今為逐段分疏，通章乃能得解。首二句以孔雀分飛徘徊，比起兩人情事，章法與末段配為一截。○自十三能織素，至會不

相從許為一截，為遣歸緣起。十三廿句，直就新婦謂府吏語說起，更不畧述兩人家世，省闕文擒題主也。自明聰慧自述勤勞，鳴被遣之冤，而所以被遣之故，即坐此府吏守節，借口提清遣歸字，反吐自新婦在文章為逆筆，在事勢為先。幾府吏不勸婦安分，而遽直言詰母為婦，鳴被遣之冤，而婦所以被遣之故，又坐此言婦好正。激母怒也。黃泉為友，全局一領行無偏斜，亦借口提清阿母十二句，母性本不仁慈，加以夫妻

皆不善於調處於是遣歸之心決而遣歸之言吐矣東家四句插得突然藉此平淡波折且并為後文女家求婚踵至先作一引府吏四句急語一再逼阿母六句怒語一再緊而婦歸之勢無可挽回矣敘次極其明劃○自府吏默無聲至久久不相忘為一截敘將歸未歸夫妻決別事府吏十二句府吏要約之辭就默無聲不能語引入情狀可憐點明逼迫由母隨即一口咬定還必迎取誠樸人由中語也論事則為反樸

論心則為正提新婦十二句敘新婦答辭反將復歸說得必無是理蓋性傲人不肯遽作軟語非本意也論事則為正領論心則為反試妾有十四句綴一段瑣碎丁寧非止文章憑空設色頓覺敷腴蓋此去原非本懷而重還勢難自主睹物傷心情固爾爾而所以固結府吏之作用亦寓焉時時二句真乃殺活都有○自鷄鳴外欲曙至淚落百餘行為一截敘遣歸正面鷄鳴十二句被遣歸家有何情緒作此嚴妝呈此美

態亦謂男子之情或移於色特借是再為臨行
固結府吏之地新婦苦衷作者曲為寫出第云
華贍淺矣論文上堂十句母怒不止應前伏後
婦辭決絕仍帶和婉總由心識夫言以為重歸
作地却與十句更極悽楚蓋新婦性傲既不肯
於母前乞留藉與小姑惜別纏綿終冀母心之
一轉也出門二句收住○自府吏馬在前至二
情同依依為一截敘夫妻在途盟約舉後逼嫁
同死事無不隱隱逗起長篇必得此中腰關鍵

方不懈弛府吏六句寫府吏先候前途迎車會
語以見情重誓不五句府吏再申前約添出兩
誓字說得更無轉變新婦十二句新婦至此方
直吐出望歸本心精細之至磐石蒲葦兩喻暗
逗同死父兄不任我意顯逗逼嫁舉手二句兩
面總收有力○自入門上家堂至不得便相許
為一截敘新婦到家第一次逼嫁事入門二句
敘事領入阿母十句寫阿母不問委曲遽加詰
責躁急之性於媒氏未來前先一幕寫此後半

起手處故十三、五句複述起處以作章法蘭芝三句畧述苦哀作轉關一頓還家六句敘初次媒來張皇從畧讓次段也阿母二句母遣女應逼亦從輕讓次段也阿女八句直陳不嫁之意蓋母前猶可言情也府吏結誓應前伏後用正筆阿母七句母果相諒辭婚亦讓次段也此次逼嫁不成而一逼一辯一覆凡三曲○自媒人去數月至便可作婚媾為一截叙第二次逼嫁事媒人十二句敘太守鄭重囑婚丞簿殷勤將

命較前段加倍渲染挑出狼心勢利之阿兄來阿母三句先用阿母一辭挑阿兄也女子有誓借便一提阿兄十句入阿兄儘力一逼勢利起見語語喪心作者其惡之甚也蘭芝十句此時蘭芝竟不與兄一辯具有深心蓋未仰頭答時其俯首沈思已久太守上官屬吏勢難與抗阿兄戾性大義更難與爭胸中判定一死索性坦然順之不漏圭角為後得以偷出再會府吏之地也蘭芝機警正賴此神到之筆達之於此不

能索解負蘭芝并負作者矣與府吏要亦應前
伏後用反筆此次逼嫁似成亦一辭一逼一應
凡三曲○自媒人下床去至愁思出門啼為一
截敘兩家行聘催妝為着身一大逼而蘭芝之
死無可挽回矣媒人十三句敘簿丞報命太守
擇日與上截起處應交語十四句備敘行聘舟
船車馬錢帛鮭珍從人之盛總以使勢利者目
迷貞烈者腸斷耳而借以設色又恰與妾有繡
腰襦段遙配作章法此為男家一逼阿母五句

寫阿母不曉女心亦將錯就錯催作嫁衣為家
中一逼阿女九句先寫阿女悲從中來欲掩幾
露畧逗死機默無聲又與前府吏默無聲相應
隨寫強出裁縫絕不違拗總恐家人覺其覓死
加意提防不得偷出再與府吏一別剖明彼此
之心跡也晻晻二句收上拖下○自府吏聞此
變至千萬不復全為一截敘夫妻將死第三番
大訣別與前兩番字字照應絕大章法府吏十
句敘府吏聞變急歸婦恰已迎上馬亦悲哀馬

聲亦識未交一語以前先寫得心心相印自君
八句新婦畧述別後情節却不急露死字欲先
明彼心跡而後表我心跡也府吏八句府吏遽
作不諒憤辭而死字反就彼處吐出文章曲筆
亦逆筆也磐石蒲葦即以彼言作案底便甚密
甚新婦六句新婦至此直白本心四語括盡前
文直透後文乃通篇筋脉總會處敘別正面也
執手六句本截總收即下截總提重規疊矩○
自府吏還家去至自掛東南枝為一截敘夫妻

同死正面為通篇大結局府吏十一句本是新
婦先死却先敘府吏將死別母一段蓋兩人之
死母實禍魁此處必須繳醒且先敘明以下兩
人之死方可簇在一處章法緊湊也阿母十句
寫阿母第勸勿死仍不悔悟急圖迎婦兩全是
速之死耳東家四語應前且與女家兩次求婚
虛實相對作章法府吏十七句正敘兩人同死
然府吏五句方敘府吏覓死其辭未竟却突入
其日八句新婦絕命之事然後府吏四句遙接

前文敘完府吏之死，能使兩地兩人兩事精神團結而寫情寫景仍復面面分明筆法之奇於此是歎絕其中大風寒三句牛馬嘶一句似屬點綴間文然正以天時物類無不感動顯出兩人一片精誠無得認為浪筆。○自兩家求合葬至終篇為末截就兩人身後感傷作收束然絕不鋪敘兩家如何悲慟只以合葬華山了之與起處不敘家世同一節省閑文之法顧又以如此長篇收束豈容草草因即借合葬就樹木之連

別起鴛鴦雙鳴之感人為兩人同心甘死留一印證且恰與篇首孔雀遙配作章法而作者之傷感唯末二語一點却又在逼之死者一邊着筆戒逼之死者正所以傷死者也兜裏無遺又曰長詩無剪裁則傷繁重無蘊藉則傷平直無呼應則傷懈弛無點綴則傷枯淡此詩須看其錯綜諸法無美不臻處

又曰男家無公乃云公姥女家亦無父乃云父母共事二三年而云新婦初來小姑始扶牀今

被驅遣乃如我長府吏小役而云仕宦於臺閣
皆是詩人故露滲漏處勿泥可也

詩人玉屑引學範曰樂府每要麤多用俚語而
文采之妙矣如焦仲卿妻詩木蘭詞羽林郎陌
上桑等篇皆千古絕唱

嚴儀卿曰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如焦仲卿妻
詩是也滄浪詩話

胡東越曰古詩短體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
南飛皆不假瑣琢工極天然百代而下當無繼

者

王元美曰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
事如畫敘情若訴長篇之聖也文體明辨

謝茂秦曰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
孤霞捧日無不可觀若孔雀東南飛南山有鳥
是也四溟詩話

又曰孔雀東南飛二句興起餘皆賦也其古朴
無文使不用妝奩服飾等物但直敘到底殊非
樂府本色如云妾有繡腰襦歲時自生光紅羅

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
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又云鷄鳴外欲曙新
婦起嚴妝着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
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着明月璫指如
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又云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
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
馬流蘇金鏤鞍齊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
三百匹交廣市鮭珍此皆似不緊要有則方見

古人作手所謂沒緊要處便是緊要處也

鍾伯敬曰此古今第一首長詩當于亂處看其
整纖處看其厚碎處看其完忙處看其閒此隆
古人氣脉力量所至不可彊也

又曰此詩累千數百言人知其委曲詳至幾於
無餘矣不知其意言之外手口之間有一段說
不出來處所以爲長詩之妙也 古詩歸

又曰五言古長詩雖漢人亦不易作惟蔡琰悲
憤廬江小吏妻耳二詩之妙亦畧相當妙在詳

至而不冗漫變化而不襍亂斷續而不碎脫若有意若無意若無法又若有法惟老杜頗優爲之元白長詩人病其無法拖沓可厭不知實本於此特其力疲而體率耳

譚友夏曰人知其詳處不知其畧處人知其真處不知其諧處人知其苦處不知其複處人知其烈處不知其細處知此數者可以讀此詩朱止谿曰孔雀東南飛日出東南隅並長篇妙絕中間閑敘複敘忽接忽收都是憑空結撰樂

府廣序

又曰孔雀東南飛義守節也周詩亂風不廢敝筍淫國首列拍舟此志也夫語云棄婦不唾井其風厚其辭溫是詩有焉

又曰長篇詩著筆在虛處閑處複敘補敘處風興無端都作蜃樓海市觀杜拾遺北征杜陵諸篇倣之李白好爲長句似不及也

邵子湘曰孔雀東南飛真文元寒刪先通押最多古六韻相通的然無可疑矣

沈歸愚曰孔雀東南飛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長詩也淋淋漓漓反反覆覆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音面目豈非化工之筆古詩源

又曰長篇詩若平平敘去恐無色澤中間須點染華縟五色陸離使讀者心目俱眩如篇中新婦出門時妾有繡羅襦一段太守擇日後青雀白鵲一段是也

又曰作詩貴剪裁入手若敘兩家家世末段若敘兩家如何悲慟豈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語了之極長詩中具有剪裁也

又曰別小姑一段悲壯之中復極溫厚風人之旨固應爾耳唐人作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忽接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無餘味矣故君子立言有則

陳胤倩曰孔雀東南飛長篇淋漓古致華采縱橫所不俟言佳處在歷述十許人口中語各各

肖其聲情神化之筆也 古詩選

又曰起手以孔雀分飛徘徊興彼此顧戀之情更不道其家世直入織素裁衣事突然而來章法甚異蓋長篇既極淋漓最忌沓拖此處寫家世歿後寫兩家得聞各各懊悵追悔便是太盡太盡反無味故突起突住留不盡之意方妙又曰以理論之此女情深矣而禮義未至婦之於姑義無可絕不以相遇之厚薄動也觀此母非不愛子豈故嫌婦承順之間必有未當者織

作之勤乃粗跡耳先意承志事姑自有方何可便以勞苦為足母不先遣而悍然請去過矣吾甚悲女之貞烈有此至情而未聞孝道也府吏良謹愿然不能喻婦以事姑而但求母以留婦不能慰母之心而但徇婦之愛所以及激其禍也論詩本不宜言理然此有係於風化故偶及之作者但言自請遣直筆自見矣

陸務觀聞姑惡詩女生箴深閨未有窺牆藩上車移所天父母為他門妾身雖甚愚亦知君姑

尊下牀頭雞鳴梳髻著襦裙堂上奉洒掃厨中
饋盤餐青青摘葵莧恨不美熊蹯姑色少不怡
衣袂濕淚痕所冀妾生男庶幾姑弄孫此意竟
蹉跎薄命來讒言放棄不敢怨所悲孤大恩古
路傍陂澤微雨鬼火昏君聽姑惡聲母乃遣婦
魂此雖短篇與孔雀東南飛事詞俱絕類故附
錄于茲公前室唐氏才貌並美以失歡於姑被
遣蓋其時作也冀為為人姑者誦之庶乎愍然
有所感矣公晚年遊沈園偶見唐氏有感懷絕

句尤悽苦不忍多讀

女弟子富岡德章謹校

古詩大觀上卷

多餘

大學子問問